

中國戲曲音樂研究院研究編
民衆小說說戲曲讀本

新安驛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5667B

民衆小說戲曲讀本凡例

一、本讀本係由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編訂，作爲中國戲曲音樂院戲曲學校課本。茲爲供應一般社會民衆之需要，定名爲民衆小說戲曲讀本。

二、讀本之程序分下列五項：(一)故事；(二)劇詞；(三)考證；(四)注釋；(五)總評。

三、「故事」一項，係按照劇中情節，演爲小說體裁，文字簡明活潑，可以引起讀者對於劇詞的興趣。

四、「劇詞」一項，係將劇中原來詞句，或原來穿插，凡有不可解，不生動，或與現代思潮過於抵觸之處，一律加以修訂或改編而成。

五、「劇詞」之前，概將劇中人及當行脚色，依登場先後臚列。按戲本舊例，無二生二旦同場者，各傳奇皆然，舊鈔本皮黃亦如此；但今北平戲班，已無「外末」「小旦」……等名目，且有四生四旦同場之時，若用舊例，必致不敷分配，故今列脚色表，概依京班。

六、凡劇中情節，有涉及史事，及諸家小說傳奇者，皆加以簡明的「考證」。

七、凡劇中的人名，地名，或難解字句，皆加以簡明的「注釋」。

八、凡劇中遇有應讀方音之字，酌加國語注音字母；其習俗所用語辭，非文字所能表白者，則以國語注音字母代之。

九、讀本之末，附有「總評」一項，係用新的眼光，將劇中所包含之意義，與藝術上的價值，加以評論。

十、本讀本草創伊始，凡有未盡善之處，容以後繼續努力，以求改進。

新安驛

義俠劇

一 故事

趙美容的父親趙恒被姦人陷害，拿在監獄裏面。她的哥哥趙景龍是個武解元，現在廬山上，還不知父親被害的消息。趙美容焦急萬分，想親自到廬山找她的哥哥，好商量營救的方法。又恐自己是個年青的女子，路途上有些不便，就命丫鬟羅雁扮作男人的模樣，兩人兄妹相稱，隨身帶了一些銀兩，一同向着廬山進發。到了新安驛地方，不覺天色已晚。於是找了一家小客店，主婢二人投在裏面，預備歇息

封面劇照

戲曲學校學生

宋德珠飾 周鳳英

黃玉若飾 趙美容

一夜，次日天明，好早些攢路。不想這家客店是一個婦人牛氏開設。她的丈夫名叫周朔，是綠林中的豪傑，早已去世了。丟下一個女兒，名叫鳳英，現年一十六歲，尙未許配與人。周朔在日的時候，曾教了她一身的武藝。母女二人，借着開店爲名，凡天晚有人來投宿，身邊帶着財帛，便用蒙汗藥下在酒中，將他灌醉，然後害了性命，留下的財帛，母女二人享用。這晚趙美容和羅雁走進店來，牛氏見她們是一男一女，仔細打量了一番，料是貴家子女，不是兄妹，便是夫妻。於是迎上前去，向羅雁道：「這位相公敢是住店嗎？」羅雁道：「正是住店的。可有上房？」牛氏道：「有。」隨

卽把她們引入一間上房裏面。然後陪笑問道：「二位敢是兄妹二人？」羅雁笑道：「媽媽猜得不錯。」牛氏又道：「你們用點什麼？」美容插道：「前面用過了。只要明燈一盞。」牛氏一手取了燈，一手提了酒壺酒杯，放在桌上，又在各人面前斟了一杯酒道：「外面天冷，二位且飲幾杯，擋擋風寒。」趙美容見羅雁舉杯要飲，恐她酒後露出破綻，忙用目示意。羅雁只好把手縮了回來。牛氏忙解釋道：「不妨事的。我們新安驛的風俗，如有客官到店，須敬酒三大杯。」一面說着，一面陪着笑臉兒。羅雁見她是婦人，料不妨事，心中又有這些活動。牛氏窺知她的意思，捧起杯來，送到

她的嘴邊。羅雁滿飲了一杯。牛氏接着又敬上一杯。美容在旁看着，只管向羅雁道：「哥哥不要用酒。」誰知羅雁飲完了第一杯，覺得酒味芳醇，嘴邊只是流涎，見牛氏又敬上一杯，那有不飲的道理？遂又吞了下去。牛氏接連斟上幾杯，不由美容一旁勸阻，只管向着羅雁灌去。不數杯，就將羅雁灌醉，向地下嘔吐了一番。牛氏見她吐了，將她扶在牀邊，躺了下去。又向美容笑道：「如此好酒，小姐何妨也飲幾杯？」美容辭道：「我不會用酒。」牛氏知道不能強勉，遂說道：「天不早了，你們早點睡覺吧！」說畢，提着酒壺酒杯，走出房門去了。美容把門掩上，又吹滅了燈，和衣躺在

牀上。只因心中聖念着父親，一直不會瞌眼。一會兒，外面打了三更，店中早已靜悄悄地。

美容正待把眼閉上，忽然聽見房外有人撥門。

美容唬得什麼似的，慢慢坐了起來，漸漸地房門開了，黑暗中看見一條漢子，一手提著雪亮的鋼刀，一手在暗中摸索着。看看已是來到旁邊，美容魂不附體，跪在地下，口中連呼：

「大王饒命！」那漢子見被她察覺，便舉起刀來，向她喝道：「你這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快些說來！」美容顫聲言道：「奴家趙美容，只因父親陷在監中，故爾逃在此地。望大王饒奴性命，感激不盡！」那漢子大聲喝道：「快些站了起來！那牀上是你的什麼人？」

美容站了起來道：「那是奴家的兄長，現在吃醉了。」那漢子聽此話，便點起燈亮，在羅雁的臉上照了一照，見她長得眉清目秀，兩頰上泛着紅暈，不覺心中暗喜。連忙把嘴上帶的假鬚子摘了下來，變做女子的聲音，向美容嬌聲說道：「小姐休要害怕！奴家也是個女子，扮做男人的模樣，前來和你們作耍的，」說完了這幾句，便柳腰款擺地，轉身去了。美容只管站在燈前發楞。隔了多時，才聽見外面脚步聲響，晚上那個老婆子走了進來。美容膽子壯了好多，上前問道：「媽媽還不會睡嗎？」牛氏道：「可不是嗎！你哥哥怎樣了？」美容道：「哥哥吃醉了，到現在還沒有醒呢！」牛氏

道：「不要緊，待我給他噴些涼水。」說着，便將涼水噴在羅雁的頭上。羅雁伸了一個懶腰，坐了起來。見牛氏還在身旁，便笑道：「多謝媽媽的好酒！」牛氏道：「不用謝了！請問相公尊姓大名？因何到此？」羅雁道：「我姓趙，名景龍，是個武解元。只因我父受了冤屈，陷在牢中，所以帶領了妹妹，逃難至此。」牛氏道：「原來是趙公子，失敬了！」沉吟了一會，又半吞半吐道：「我有一言，難以啓齒。」羅雁不解她的意思，便道：「媽媽但講何妨？」牛氏連忙湊上前去，陪笑言道：「公子既然逃難至此，一時想無安身之處。如蒙不棄寒微，老身現有一女，年方二八，尙未婚

配，意欲許與公子，明日好日，在此成親，不知公子意下如何？」羅雁聽了這話，渾身覺着不安，忙推辭道：「多謝媽媽好意！只是我父現在牢中，如今背父成親，那是萬萬使不得的！」牛氏再三打動她，爭奈她也是個女兒身子，如何能夠答應？只得極力推辭。牛氏見她執意不從，便出了房門，說與鳳英知道。原來剛纔那個男強盜便是鳳英扮的。她聽見母親說，店中來了兩個年青的客人，男的被她灌醉了，女的不肯飲酒，想是已經睡了。於是扎束停當，撥開了房門，打算一刀結果兩人的性命。後來美容苦苦哀求，又見羅雁長得十分俊秀，起了愛慕之心，頓時露出女兒的本相，跑

到後店裏，攬撥母親前來說媒，定要次日和他成親。現在聽說那男子不允親事，心中不免動火，便要拿刀去見他。却被牛氏攔住道：「我兒不必性急，娘引你進房，和趙公子見禮；他見你長得好看，定然應允的。」於是鳳英隨了母親，走進房來。牛氏道：「趙公子快來，小女要和你見禮！」羅雁無法，只得上前和鳳英見了一個禮。鳳英見羅雁作揖，不像普通男子那樣大方，心中想道：「怎麼他又作揖，又萬福呀？」可是想了一下，就沒有放在心上。一會兒，附着母親的耳底，說了幾句話。牛氏點頭道：「如此，你收拾去罷！」鳳英轉身出了房門。牛氏見女兒去後，便向羅雁道：「小女

聽說公子是個武解元，武藝定然高明，想和公子扎鎗比武。如果公子勝了，就依公子的意思，親事暫且不提；萬一公子勝小女不過，那時却由老身做主了。」羅雁剛纔醉臥牀上，還不知道鳳英持刀殺人的一節，心想從前相公在家習武的時候，自己也在一旁偷學了好多，量這一個柔弱的女子，一定會勝得她過的。想到這裏，便隨口應道：「不是當着媽媽誇口，扎鎗之事，倒還略知一二。」牛氏聞言大喜；却把美容一旁急壞了。說話之間，不覺天已明亮。只見鳳英走了進來。雙手各執了一桿銀鎗，將右手的一桿交與牛氏，牛氏遞與了羅雁。於是牛氏引路，四人一同來在後院裏面。

牛氏拉着美容，一同站在臺階上，觀看熱鬧。鳳英和羅雁對立在院中，雙鎗並舉。羅雁持着鎗，向着鳳英刺去，鳳英用鎗撥開。兩人一來一往，約莫有二十回合，羅雁早已兩手無力，只顧左右閃躲。鳳英道她有意退讓，也舉起鎗來，向左右虛幌。羅雁見她無精打采，便覷個破綻，向她胸前一鎗刺去，冷不防鳳英閃在一旁，自己却撲了個空，險些兒栽倒在地。連美容在台階上看了，也大吃一驚。這時牛氏看了，哈哈大笑，隨即下了台階，把兩人排解開了，向羅雁道：「眼見得公子勝小女不過，這段姻緣算是註定了的。公子回房歇息，今晚準備做新郎吧！」羅雁放下了鎗，不住的喘氣。

鳳英也把鎗扔在地下，嬌羞滿面，迴避到繡房裏去了。美容回到房中，把羅雁埋怨了一天。說她昨晚不該貪杯，險些兒遭了暗算。今早又逞能比武，惹下了糾紛，眼見得不能早日趕到廬山，見了哥哥，把父親救出，這便如何是好？那羅雁聽了，也後悔不及，只好坐在店裏，靜候今晚的擺佈了。很快的就到了晚上。牛氏把鳳英的房裏舖設得錦天繡地一般。又拉着羅雁和鳳英拜了天地。先將鳳英送入房內，卸下紅裙頭蓋，命她坐在牀上，把大紅色的牀幃放了下來。然後又把羅雁拉進房來，把房門倒掩了去，好讓她們兩人，在這良辰吉日，早些成就了美滿的姻緣。羅雁見門已掩上，沒奈

何，緩步走到牀前，把羅幃揭開，向牀上偷看了一下。只見鳳英含羞坐在帳內，臉上嬌滴滴的，好像仙人一般。羅雁暗自想道：「似這般美貌的女子，若是男子見了，早已魂消天外了。偏生我也是個女子，沒有福氣消受！」一面想着，一面又照舊把牀幃遮好了。這時她心中窘迫萬分，本待上前向鳳英說明底細；又曉得她的武藝高明，萬一惱了她，自己和小姐的性命要緊。想來想去，只有靠在梳妝台的面前，背燈而坐。預備獨坐一宵，次日清早，好想個脫身之計。那鳳英在牀上等了多時，早已性急，也顧不得害羞，下了牀來，走到羅雁的面前，低聲說道：「相公！你我既結了姻眷，

何不早些上牀，共敘新宵之樂呢？」羅雁用話掩飾道：「小生與旁人同牀，有些不慣。」鳳英以爲她是害羞，便道：「相公上牀安歇，奴家一人坐在地下，又待何妨？」羅雁無法，只好答道：「如此，多有得罪了！」說着，便走到牀邊，連外面的袍子都不敢脫下，就和衣躺了下去。不料這兩天多受辛苦，剛躺下不多時，真的睡着了。鳳英見她已經入睡，便悄悄地坐在她的身邊，想替她解衣鬆扣。誰知她的衣服緊緊裹住，一時不易鬆解。又見她的兩隻皂靴還穿在腳上，便用手輕輕拔下了一隻。也是羅雁的祕密該要揭穿了，從靴內露出來的，不是肥大的男腳，却是一隻三寸來長的細小的

金蓮，鞋上還綉着幾朵紅花。鳳英大驚愕然！細想以前種種情節，明白自己受騙。一時又羞又惱，連忙開了房門，向房外呼道：「媽呀！快來快來！」牛氏聽見女兒呼喚，急忙走進房來。只見鳳英怒容滿面，指着牀上說道：「她是一個女人！」牛氏看了看那隻金蓮，果然是個女人，也不禁大聲呼道：「趙小姐快來！趙小姐快來！」美容早已料到，今晚該有這麼一回事，發了。聽見牛氏在後面呼喚，只得壯了膽子，向店後走來。剛剛踏進房門，不料鳳英早已拔刀在手，向她劈頭就是一刀。幸虧閃得稍快，險些不會砍着。牛氏也揮動老拳，把美容打得滿房亂躲。好容易等母女二人住了

手，美容才向前賠禮道：「媽媽小姐不必動怒；小姐婚姻之事，等我到了廬山，見了我哥哥景龍，自然有我承管。」一面賠禮，一面就將主婢二人到廬山去找她的哥哥，恐路上不便，才叫羅雁女扮男裝的一段情由，據實說了一遍。又道：「我哥哥年少風流，若向他提起小姐的才貌武藝，沒有不肯答應的。」牛氏聽了，也無可奈何，只得繃着臉兒道：「你快把那丫鬟叫起來吧！」美容回過頭來，見羅雁還在牀上酣睡，便將她叫醒。羅雁爬起身來，見牛氏站在面前，還不知道剛才這場亂子，走上前施禮道：「岳母辛苦了！」牛氏把身子轉過一旁道：「誰是你的岳母？」羅雁不知就裏，

又向鳳英施禮道：「小生多有得罪了！」鳳英見狀，笑又不是，氣又不是，撇着嘴道：「你還是稱奴家吧！」羅雁道：「我不能自稱奴家。」鳳英道：「我把你當作男子，誰知你是一個黃毛丫頭！」羅雁還在抵賴，不料美容也在一旁笑道：「快不要抵賴吧！你不妨低下頭來看看，你的馬脚早已露出來了。」羅雁果然低頭一看，只見右邊的一隻靴子，早已不在腳上了。於是恍然大悟，忙向牛氏鳳英賠罪不迭。這一幕喜劇，就此結束了。

一一 劇詞

牛 氏 [丑]

趙美容 [旦]

羅 雁 [旦]

周鳳英 [旦]

▲第一場

牛 氏 (上趕板) 開店打夥，終日受奔波。有人

住着我的店，准死三更見閻羅，(註一)

(白)老身周門牛氏，配夫周朔，所生

一女，名喚周鳳英。我們當家的早已

去世，留下我母女二人，在這新安驛

(註二)開了一所黑店。(註三)這幾天落

雨，沒有買賣；今日天氣晴和，待我

將幌兒掛出，若有主兒住店，殺上幾個，留下金銀財寶，也好度用。將那幌兒掛起。(數板)掛起招牌，掛起招牌，店門兩扇開，不是真買賣，該死的闖進來！(自)有住店的上這裏來吓！(下)

▲第二場

趙美容

(內唱西皮導板)

趙美容，出門來，淚流滿

面！

(趙美容羅雁上)

羅雁

小姐等着。

趙美容

不對了！

羅雁

怎樣不對了？

趙美容 你扮上男子，須要學男子行走才是。

羅 雁 這就難了！

趙美容 我來教道於你：男子要這樣行走。

羅 雁 就是這樣行走。

趙美容 這就對了；倘有人盤問，便什麼相稱？

羅 雁 主僕相稱。

趙美容 使不得！

羅 雁 要什麼相稱？

趙美容 兄妹相稱。

羅 雁 只是我叫不出口。

趙美容 你我來試驗試驗：那傍來的敢是哥

哥？

羅 雁 來的敢是小姐？

趙美容 哎！不對了！

羅 雁 再試來。

趙美容 來的敢是哥哥？

羅 雁 來的敢是小——

趙美容 小妹！小妹！

羅 雁 是！小妹？小妹？

趙美容 這便對了。（唱搖板）把一個，美使女，

改扮爲男。怕的是，在途中，行走不

便；但不知，何日裏，才到廬山（註四）

羅 雁 （唱搖板）中塗路，我這裏，仔細觀看：

見青山，與綠水，甚是可觀！正行

走，紅日落，天色已晚；又只見，一

店房，就在面前。（看招牌介）（自）「新安驛」，「新安驛」。妹子，你我在此安歇了罷！

趙美容 店裏有人麼？

牛 氏 （上白）孟嘗（註五）君子店，千里客來投。

二位敢是住店麼？

羅 雁 正是；可有上房？

牛 氏 有，請到裏邊。客人請坐！

趙美容 羅雁 有坐。

牛 氏 待我替你們相相面。

羅 雁 怎樣相面？

牛 氏 你們可是兄妹二人？

羅 雁 正是。

牛氏 我的眼睛不錯！客官用點什麼？

趙美容 前面用過；只要明燈一盞。

牛氏 待我取來。燈到。一位，這樣大冷的天，我有好酒，與相公小姐擋擋風寒。

羅雁 這個？

牛氏 不妨事！我們新安驛的風俗，如有客官到店，須敬三大杯。

趙美容 哥哥不要用酒！

牛氏 何妨？敬相公當朝一品！

羅雁 多謝媽媽！

牛氏 和合二仙！（註六）

羅雁 謝媽媽！

牛氏 再敬個連中三元！（註七）

羅雁 穀了！穀了！

牛氏 相公海量，喝個長流水罷！

（羅雁吐介）

趙美容 媽媽！我哥哥吃不得了！

牛氏 何妨事？小姐你也喝一杯？

趙美容 我不會用酒的！

真是娘們脾氣！你們睡覺罷；留伸火燭。（出介）呔！女娃子！前店來了兩隻羊，公羊爲娘細住了，那隻母羊不受細，我兒把刀磨快，宰活羊，我們大祭財神！（下）（起更）

趙美容

（執燈關門介）

哎！

（唱搖板）

趙美容，坐店

周鳳英

房，自思自嘆；思想起，家園事，好不慘然！想吾父，在監中，冤枉屈陷；見長兄，想計謀，好報仇冤！

（赤鬚上，走邊介，唱西皮導板）在後店，我聽娘，言講一遍：（快板）前店內，住下

了，一女一男。那男子，喫藥酒，已遭暗算；那女流，不飲酒，自己安眠。進房內，把他們，一齊來斬；又誰管，異鄉人，死得可憐？（撥門砍入介）

趙美容

哎呀！（跪唱搖板）我哭，哭一聲，大王

爺，叫，叫一聲，大英雄哇！我與你無仇又無怨，你饒我殘生義如山！哦哦哦！大王爺哦！

周鳳英 呔！你這女子，家住那裏？姓甚名

誰？我這寶刀雖快，不殺無名之人！

趙美容 我父趙恒，奴家趙美容，爹爹陷在監

中，我兄妹逃至此地，望大王饒命哇

！（哭介）

周鳳英 站起來！我就是鐵打心腸，也被你這

女子哭軟了！上面是你什麼人？

趙美容 是我兄長。

周鳳英 他怎樣了？

趙美容 他吃醉了。

周鳳英 我從未見過吃醉之人；待我看來。噯

唷！妙吓！（去鬚介）（唱）見此人，只生

得，十分俊雅；不由我，笑吟吟，臉

泛紅霞！適才間，我頑耍，你休害怕；我合你，做一個！吳越一家！（註

八）

趙美容 送大王。

周鳳英 免！（上）

趙美容 （唱）適才間，使剛刀，將我唬殺；一霎時，大王爺，變作嬌娃！

牛 氏 （上白）小姐醒來！

趙美容 媽媽起牀了？

牛 氏 你哥哥怎樣了？

趙美容 哥哥還在醉臥。

牛 氏 何妨事？我就會治這個吃醉的！（噴水介）

羅 雁 （醒介）多謝媽媽！好高酒！

牛氏 答禮，答禮。不用謝了。哈哈！吃了我的酒，沒謝過我。

羅雁 多謝！多謝！

牛氏 請坐！請坐！請問相公，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因何到此？

羅雁 吓！媽媽聽道：（唱）我的父，名趙恒，官高爵顯；都只爲，與奸賊，結下仇冤！我爹爹，現在那，南監屈陷；趙景龍，本是個，武科解元。（註九）

牛氏 哦！原來是趙公子！失敬了！

羅雁 豈敢！

牛氏 我有一言，難以啓齒，從與不從，請你不要煩惱！

羅雁 媽媽請講！

牛氏 我有一小女，年方二八，尙未婚配，想許配公子，不知意下如何？

羅雁 慢着；我父現在監中，如今背父定親，千萬使不得！

牛氏 相公定了罷！

羅雁 哎！萬萬使不得！

牛氏 哈！真乃少年之人！我跟他提了親事，他就羞得面紅過耳。哦！待我喚女兒出來。呔！女兒快來！女兒快來！

周鳳英 (搭蓋頭上白) 來了！來了！

牛氏 你這樣打扮幹什麼吓？

周鳳英 媽吓！我拜天地去！

牛 氏 你與誰拜天地吓？

周鳳英 與那相公拜天地！

牛 氏 罷了；我與相公講過，他說不要你。

周鳳英 媽吓！拿把刀來！

牛 氏 何用？

周鳳英 待我將他殺了！

牛 氏 丫頭！你要把他殺了，你一輩子不用

嫁人啦！我有主意。

周鳳英 媽呀！有甚麼主意？

牛 氏 他沒有見過你的模樣，你給他見個

禮，他見你長得好看，肯答應親事，

也是有的。

周鳳英 就那們辦啦！

牛 氏 吓！趙小姐，請出來！

趙美容 媽媽何事？

牛 氏 我女兒要與你哥哥見個禮，你快些說去！

趙美容 哥哥！小姐要與你見禮！

羅 雁 親事不從，還見什麼禮吓？

趙美容 哥哥！與他見上一禮，也有何妨？

羅 雁 你就說，哥哥禮到！

趙美容 媽媽！哥哥禮到！

周鳳英 媽呀！這就不對了！他既是趙家公

子，走上前來，就該深深作揖；怎麼

他又作揖，又萬福哇？

牛氏 大既他是「二姨子！」

周鳳英 媽吓！聞得景龍好鎗法，江湖知名，

兒要與他比試比試！

牛氏 你要與他比試比試？

周鳳英 正是。

牛氏 你收拾去罷！

(周鳳英下)

牛氏 趙小姐！我女兒要與你家哥哥扎鎗比

武。

趙美容 我哥哥不通武事！

牛氏 怎樣中的武解元？

趙美容 待我說去。哥哥！他家小姐，要與哥

哥扎鎗比武。

羅雁 怎麼要比武？

趙美容 我說不會。

羅雁 吓！我會吓！（下）

牛氏 趙小姐！你這個人不好；你哥哥說會，你怎麼說不會？你我站在臺階上，看個熱鬧。

（羅雁周鳳英執鎗上）（對鎗分下）

牛氏 趙小姐！你哥哥不勝我女兒，留在店房招親。

趙美容 媽媽！你不明白！

牛氏 怎見得我不明白？

趙美容 媽媽！你好糊塗！（分下）

▲ 第三場

牛氏

(上自)今日乃是吾們孩子喜事，不免去請陰陽，選個好時辰。吓！來此已是。開門來！

(陰陽上隨口白)(當場請趙美容羅雁周鳳英上拜天地介)

(同下)

▲第四場

(趙美容羅雁牛氏周鳳英同上入洞房介)(趙美容牛氏同

下)(起更)

羅雁 我羅雁，保定小姐，來到店房。那媽

媽將女兒與我爲婚，適才拜了天地，

入了洞房。今夜花燭之事，哎呀！好

難吓！(唱南梆子原板)進店來，老媽媽，

一眼錯看；他把我，當做了，趙家解

元！在洞房，揭羅幃，仔細觀看：見

小姐，嬌容貌，亞賽天仙！走上前，

我且把，羅幃放展；我才是，做買

賣，無有本錢！（靠棹睡介）

周鳳英

（唱南梆子導板）今夜晚，遂了我，一生志

願；感月老，暗地裏，紅線來牽！

（註十）奴這裏，下牙牀，把夫君來看：

（身段）却爲何，靠妝臺，背坐燈前？

（白）吓！相公！請來上牀安眠罷！

羅雁

小生與旁人同牀，有些不慣。

周鳳英

奴家獨坐一宵，你上牀去睡，又待何

妨？

羅雁

如此甚是不公了！

周鳳英 公道！

羅雁 有罪了！（唱南梆子原板）見小姐，他待我，

十分恩愛；他怎知，我也是，脂粉裙釵？怕的是，今夜晚，偷營劫寨；羅裙帶，緊拴扣，永不鬆開！

周鳳英 （接唱）上前去，我與他，衣履來解。

（白）呀！（唱搖板）拔皂靴，見金蓮（註十二）
露了出來！（白）哎呀！媽吓！快來！
快來！

牛氏 （急上白）你叫什麼？

周鳳英 他是個女人！

牛氏 聽錯了；他是個解元，不是舉人！

周鳳英 哎，媽吓！他是個女子！

牛 氏 呀！趙小姐快來！

趙美容 (急上白) 媽媽做什麼？

(牛氏打趙美容介) (周鳳英殺趙美容介)

趙美容 媽媽小姐不必動怒；小姐婚姻之事，

去到廬山，見了我哥哥，有我承管。

牛 氏 孩子！妳的姻緣，有她承認。

周鳳英 哎呀！我的不明白的娘吓！(唱) 兩女

相逢難成伴，姻緣還說在廬山！

牛 氏 事已如此，你埋怨我，也是無益處！

趙小姐！你把他叫起來罷！

趙美容 是！哥哥醒來！哥哥醒來！

羅 雁 好睡吓，好睡！文母娘，小婿有禮！

牛 氏 誰是你的文母娘？

羅雁 吓！小姐請來，小生有禮！

周鳳英 你稱個「奴家」了罷！

羅雁 我不能自稱「奴家！」

周鳳英 我把你當作男子，誰知你與我們俱是
一般！

羅雁 我不能與你一樣！

趙美容 咱們三人俱是一樣！

牛氏 慢來！慢來！我看起來，咱們四人俱
是一樣！

趙美容 正是：昨夜無端賦好逑，（註十二）

羅雁 洞房花燭假風流；

牛氏 原來是我沒瞧透，

周鳳英 哎！事到頭來難罷休！（同下）

三 考證

新安驛這齣戲，毫無根據，完全是編戲的隨意杜撰的。

四 註釋

(一)「閻羅」，相傳是管地獄的神。爲十王之一。羣書拾唾說：「釋氏所謂十王者，……：

五日『閻羅』。」

(二)新安，縣名。在河南府。「驛」，就是「站」的意思。

(三)「黑店」，是做非法營業的店。

(四)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

(五)孟嘗君，戰國時，齊國的公族。姓田氏，

名文，封於薛。孟嘗君，是他的稱號。他做齊國的卿相，招羅賢士，門下有食客幾千人。後死在薛。

(六)和合，神名。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拿鼓，右手拿棒。宋時稱做「萬回哥哥」。——見西湖游覽志。

(七)「連中三元」，是在科舉時代的一種祝辭。「三元」，指解元，會元，狀元。

(八)吳，越，是春秋戰國時的兩大國。雖是接界，但互為仇敵。這裏說「吳越一家」，也是「化敵為友」的意思。

(九)鄉試中式稱「舉人」；第一名稱「解元」。

(十)幽怪錄：「唐韋固旅次宋城，遇老人向月

檢書。固問何書？曰：天下之婚牘耳。問囊中赤繩？云：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一繫終不可易」。俗稱媒人曰「月老」或「月下老人」，本此。

(十一)「金蓮」，是婦人小腳的名稱。南史：「東昏侯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就是這名稱的出處。

(十二)「好逑」就是好配偶的意思。詩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五 總評

這齣戲在許多舊戲當中，是最別開生面的

一種。編戲人借着羅雁和周鳳英女扮男裝的事
情，暗示出人生的變幻，命運的虛玄，並給人
以最大的警覺。周鳳英戴上了假鬚子，扮成男
強盜的模樣，把趙美容唬得魂不附體，跪地求
饒；後來又摘了鬚子，現出女兒的原身，把趙
美容拋在一旁發楞。這時她見人家受騙，不禁
得意微笑了。誰知她自己也把羅雁當做了一個
男子，硬要逼她成親，做出種種溫柔的媚態；
一直到了入了洞房，解衣上牀的時節，才發見
了她也是個和自己一樣的女子，自己也和趙美
容一樣地先後受騙了，這才嬌羞滿面，啼笑皆
非！一幕鉤心鬥角的喜劇，竟用「咱們四人俱
是一樣」這句話，很諧妙地結束了。像這樣憑

空構想的手腕，多麼值得我們欽佩呵！

戲中最難表演的，要算周鳳英這個脚色。起先扮男強盜的時候，不但要有男人的嗓子，並且要踩着驕，做出種種的武工身段；後來洞房一節，又要做出極其溫柔體貼的樣子。總之，英雄的氣魄；兒女的柔腸，都要從她一人身上，先後不同地表現出來。其次重要的，就是羅雁。她雖然女扮男裝，但在一切男性的說話動作當中，必須隱隱地透出幾分女性的嬌媚。比武一節，尤非有相當的武工不可。其餘像牛氏和趙美容，都較爲次要，不必細說了。

新安驛最初是椰子本子，後來才改成皮黃的。相傳這齣戲是清代大文豪張之洞的手筆。

雖然一時找不出可靠的證據，但是若無像張先生那樣浪漫的才思，決不能編出這齣思想高超的戲劇來！所以我們也不妨在此提及。

最後：這齣戲前面包含着金鐘罩，後面接續着戰廬山。因為沒尋着這兩個本子，所以先將其間通行的一段，修訂好了。其餘的俟尋得以後，再補印出來吧。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9 56678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民衆小說
戲曲讀本

新安驛 全一冊

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輯者 世界編譯館北平分館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上海圖書館藏書

1614514